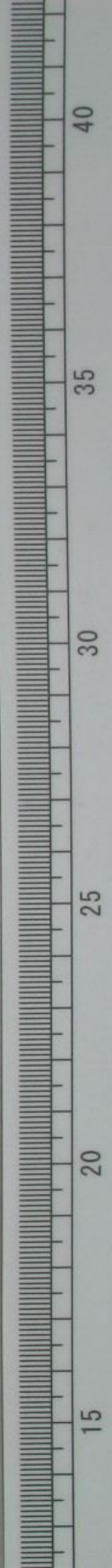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1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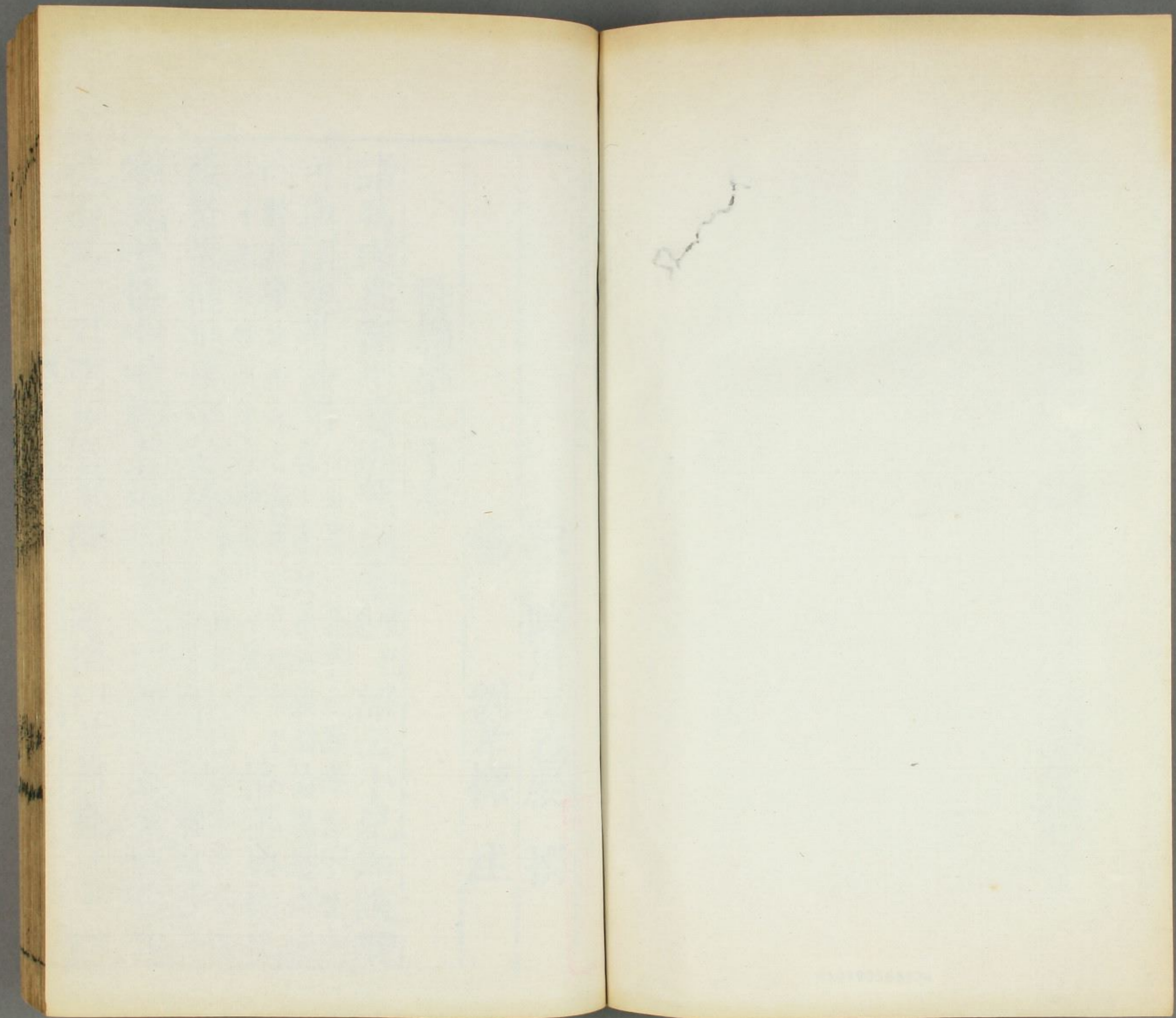


Root

Root

文庫 11
D. 311
6

010190566124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

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王恪不與相見

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

何如人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秦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秦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于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

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何黨為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

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

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

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此堂與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

其耳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日向開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子曾不如太原温頤頤曰荀寓

温頤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知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詩

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義陽鄒湛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

卿祖泰揚州刺史此數子者或寒異無官商或厄迺史父褒司空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謹少智諳或口如含膠或頭如巾囊杵

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志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

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颺潁川荀景伯

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

屢沾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

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諸謙實有與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

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隗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棘牙齒

眸子搞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踈踈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顛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

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

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

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世說新語卷下

為人實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父王家承
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
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
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
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靡
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澗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
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
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
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被謹聞
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
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
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寒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儕言
不如太原温顛顛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

或頭如中壘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
並登天府夫砥疇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
繫池抱壘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能深弄
之虎石間幾蟹寶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奉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因非命
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
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
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

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宙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未得歷太子舍人延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僉

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白王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示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

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

局曰何乃洵吳人以洵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

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荅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

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

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顛好答口

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

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

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爪

葛蔡邕曰爪葛踈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犗特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好以戲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

才器著稱歷叙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雙人

散騎常侍若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

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

接獲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按之悉驗平復也劉

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按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柎

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

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山目者面之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

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

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語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徵率眾入河將謀伐

秋既至襄陽秋尚留長于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四月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荅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

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下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

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耳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景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耳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

門傳曰適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詰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齟齬立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

草謝未卽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詰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作冊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

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喻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充二

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史記曰項羽為漢兵不利子騅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
媛隅躍清池桓問媛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媛隅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

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翰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

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執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郝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讓問鼎郝重熙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口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鑣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

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

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

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豹奴桓

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昆字奉武中軍將軍恬子生

至丹陽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郝司空拜北府

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川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郝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巳郝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味不遜深不可容

倉郝融小字也郝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終

世說新語卷之六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
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謬參軍諸葛亮誅謬覺其父頭亮子瞻人以汝家北
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僧為評也

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

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荅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又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在

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上

劉遵祖少為躬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

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世說新語卷下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

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郝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

中興書曰稱情及弟曇奉天師道晉

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留役吏代功賞萬計是以
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

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荅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

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

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于牛而刀刃若新發
於刃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
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王蘊謝玄已見

王孝伯罷祕

世說新語卷下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

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

陽車騎輜重甚眾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

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賦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被冢而出行人安穩布賦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

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諫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

部郎王忱與兄國主命駕請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

者是邪忱醜而才國主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

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垂而含

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

食鷺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豪釐之差著符

千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

衆讒而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朗大患之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朗大患之

朗大患之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

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婦人問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

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至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春秋曰山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宮初帝為晉陵公上

訪晉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王曰卿莫近禁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齊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旄殷曰投魚深澗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

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

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

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

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

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曰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

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叅軍宜停讀書周

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暉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

叅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

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玄與殷仲文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

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

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

初如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庾曰不爾樂令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

鹽之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

肥項少髮折腰出曾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

銜嫁不售乃自請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苑

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

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

下公以識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

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

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

昭天此為金火相樂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

奕遜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

大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

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

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

高六年令天下縣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

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元規

已見

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時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

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

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

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平吏曰

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

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掾如記曰丞相曹大人

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

檢簡時有奴妙皆加請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

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大人遙見甚憐愛之

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大人遙見甚憐愛之

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責乃答云是第四

王等語也曹氏聞驚駭夫志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從塵尾以柄叩地

着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結

請工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

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轆犢車長柄塵尾

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

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念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謝歆金昌亭詩叙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

中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

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比舍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純虎犢

還其所如口虎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

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

左光祿大夫楮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

曰殄盡瘁病也楮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而向人孫回泣向楮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

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埧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

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愼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有大牛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掾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
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
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直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向直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

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毋氏

女人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
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今營宅於伏川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既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寵優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
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
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
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
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
須要言但食老木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且
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吁將有厝術強

綽為贊曰商丘車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時人
昌浦所收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
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
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

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右

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

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且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二兄

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

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即原別

中即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凡藥得濟一人疾

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

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

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謂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叙曰余

同寮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

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

睪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

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

壽一作樂器廼一作凡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王孝伯見曰才

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

今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

庾道季註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

得為復飲酒庾蘇裴裴郎又云謝安曰支道林如九

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儻逸支道傳曰遁每標

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

其儻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儻繹薪

反曰得矣壯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

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

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

馬也既而馬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

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

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

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

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

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

復作裴即學自是眾感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

將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

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

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償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

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

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

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嬰

適庾蘇次女僧韶適殷

歌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熟視殷

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徒不庾氏

洛下書生詠昔重濁故云老婢聲

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

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說林曰范滂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

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音不異人宏大慚而

遐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相玄以宏為將玄敗寇相中

誅伏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

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咏之字興道琅邪人

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咏之歷永嘉太守正負常侍望蔡謝啖小字也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袁家梨當復不食不舊語秣陵有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

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

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

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室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

軍廩穀不足私語王者曰何如王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王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

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

按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

始備讀自前以不聞警噐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

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

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

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

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

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

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

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

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

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

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

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奸利為眾所忘

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

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

云王允之事而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陶公

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繼祿太后臨朝中書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數亮圖召峻王導下壺其

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不

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

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

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

奔嶠人皆尤而少之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婿意答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處門
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婿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晰女中取琅邪王翽女後取廬江何遂女都不
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居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疆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彭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女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

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經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後有僮人來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

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密知太虛虛而能

知無而能應居宗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

也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空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答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碎州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

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相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

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

范雖實投栢而恐以趨時指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栢也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興書曰初栢温清站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

汪後為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挾憾奏汪

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温温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何以

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

之事竟去耳温愈怒之竟不胥意

謝遏年少時好簪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

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女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

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譏誣之為狂逆將遠復友

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友問朝廷何以徙我王

言卿狂逆友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友已

栢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援予者荆州記曰

里兩岬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

援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

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

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自恒書壘作字揚州吏民尋

襄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

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
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
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
憐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
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
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悉薙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
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
于數令免官

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僮將去

簡文嘗有流妓之戚外生韓信始造至使所周年
信嘗有流妓之戚外生韓信始造至使所周年
信嘗有流妓之戚外生韓信始造至使所周年

鄧粲被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相公問之曰

知何以更瘦乎南將軍晉之子勇力絕人而益當世

人方之樊噲為相温參軍數從温而先亮陵太

守訪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憚退因免退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元郭林宗別傳曰

會鉅鹿孟敏字叔

夏

相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

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

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

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

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
路栢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
安司馬聯傳曰聯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
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聯以宗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栢温入朝殺之太宗即
位新蔡王見首跡引與聯及子綜謀逆有司奏聯等
制州詔原之徙新安聯未敗四性年中喜為挽歌自
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進人作新安人歌舞
離別之辭其聲甚

栢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
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茂因鍊殷月朔與
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
玄敗後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舊從二后也

謝混之徒皆矜昔之所附也今此
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德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俞憤怨
乃與栢徽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
不見頭俄
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
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利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
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
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
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竹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

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

故高婦弟王齊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

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晉諸公贊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左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

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

殖財貽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悔也哉逵論之

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昏明如子之言則箋暖季社之徒皆

王戎有奸李當之恐人得其種恒鎖其核

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

光熙初除鷹揚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

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即按軌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王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蓋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露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前朝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坐明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

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彭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

與其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前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將

錦香囊寔處反走即謂崇曰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王石所未知作作襪

王君夫以粘糭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然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三

人王君夫以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蒔糲又牛

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

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

此三事為益虢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豉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

之韭蒔整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

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使與王愷競相誇衍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半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審戚傳百里奚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輻耕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虬屬頸千里注曰陰虬者雙角白尾骨屬頸審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也審戚經曰極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膝踈助難踈龍頭突口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與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

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力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珎金翠而絲竹之執盡一世之選築

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

愷枝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

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

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

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入百里名珊瑚

樹洲底有盤石木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
白較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
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
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蠱其
大者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王武王武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
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

新千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塲編錢匝地竟

時號曰金溝溝一作將

石崇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
淵魯人少孔子二

必有一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

至以至以至以金終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

彭城土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
字子與宣帝弟趙子太始

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

牛心為貴故
義之牛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
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
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
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蹙之又不得
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
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耶

中興書曰述清黃簡正少所推屈惟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各有名經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彌許王胡之正恬並已司州
氣少有悟逆於彌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

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搏捕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
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

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
罵王正色回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
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羽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倚不

經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之但
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整尚書左

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薛微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土時

民忽歌黃異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朋訖將乖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言便各以扇

常繞手恭附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

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

後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相南郡小兒時與謀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

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

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

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劉粲晉紀大劉琨嘗謂登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

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
大是親待幾亂機輒載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明給事中仕至驃騎各義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察聞其說言於為或乃託以它罪後悅於市中既而明黨同與之聲皆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侍以地望身禮至於親幸莫及推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雅薦王珣於而雅以寵幸超授大傅尚書左僕射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
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
要寵因曰王曰宜今名流陞至下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爽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
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稟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
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
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

文太祖下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比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白我黃須兒可用
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復欲
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
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
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
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王將荅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荅
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婦

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
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繼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

志與機乘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

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

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乃至乃機於七里澗大敗

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

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素戎服箬衣

帽見秀容貌百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涕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

初陸抗誅步闡自口皆盡有識臨刑歎曰欲聞華亭

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奉縣郊外野

游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

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

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土無成功也 琨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

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自口委卿周直過不遠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

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荅又

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

漪說郭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可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敢也郭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漪為臺即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温未荅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廼

其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

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在蔣濟之不明帝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

人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

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紛遂至於此因流流

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奔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不涕曰伯仁終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

云溫氏譜曰嶠父禮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

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嶠以母亡通賊不得往嶠固辭曰嶠以

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

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

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

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問使至轉避之亮後密

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

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不稱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

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

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嘆夫

文王斯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壽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

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

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便泣下數

十行宣武袪鬼不得一言

相公臥詔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

曰既不能汙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讀晉書

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言中曾引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哀上為文景所笑莫敢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謝亦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穎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

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還三

口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相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

揚之荆續晉陽秋曰相冲本以將相要宜才用不同

少綱軍鎮及為荆州間符璽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

慮遣其隨身精兵二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自

欲亦不問暇因令冲軍還冲大營曰謝安乃有由堂

之量不問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斤力在肥今大

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遺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

栢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精

人竺僧慈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曾譚論語至宮

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富貴則仁者不處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

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載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告以暴

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謗云謗毀回事被誥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沿裁考掠司空不涕曰臣父遭遇無

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

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其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仁祖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士死人戴禮勸學篇曰

爾雅無所寄託者用心雖也故蔡邕為勸學章

致弊故謂讀爾雅不孰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按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矢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音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

瑛少府卿瞻歷尉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胡兒書襄第二十年三十三亡

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中反按

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即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年父卒仲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孺父為孝武侍中帝從谷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氣對曰天時

尚煥鰲魚蝦鱉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孺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

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

卿何以誤以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其獲寵曹公之屠鄴

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

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

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鄴上五官將謂

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

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

先入袁為府見婦人被髮垢面而泣立紹妻劉後文

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遇

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曰

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

曰以今度古

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

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

將軍曹洪女有奇色蔡於是聘焉容服惟帳甚麗專房

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報往嗙蔡上不明而神

傷振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誰子之聘也遺才存色

非誰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入唯再得願逝者不能

有頃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

亡亡時年二十九蔡簡貴下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

時俊傑至葬女赴期者數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

也哭之感慟路人蔡雖福臨以燕奉倩曰婦人德不

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與到之事非

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者有言而荀蔡減於是力

顧所言有餘

而識不足

賈公闕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遠望見謂

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

后無子甚愛愛恩懷每功所之臨亡誨賈后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

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

按傳賜此言則郭氏夫明婦人也向今賈后既愛恩

懷豈當從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

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

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辭

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乃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

以為驃騎將軍妻以姨妹小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如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初良秀大不平遂

不復入蒯氏大自悔書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

子德真南陽籍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

世說新語卷下

四

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
十州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
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
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典韓壽通計於是陳騫女歸以
妻壽未婚而女壽因妻貴氏故世因
傳是
充女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伶蔡公謂之雷

書語林曰雷有
寵生活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齊晉紀曰石崇有妓人
珠美而工第孫秀使人
求之崇別館北印下方登涼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佳所以澤使者曰本受
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使者曰君候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然使者已出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
又反崇竟不許

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王一晉
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史給使岳數蹴一秀而不以人遇九也後收石崇歐陽

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

腹心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

謀誅倫事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

以此足之道及收與毋別曰負阿毋崇家河比收者

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

刑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石先送市亦不柰知潘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語林曰潘石同知東門外謂潘曰天下殺黃

金谷集詩云投分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交識

劉輿兄弟少時為士禮所憎嘗曰二人宿欲默除

今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輿昆善詞就懼

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

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粲與兄輿俱知名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

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徽譙王遜子

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嘗佳士非將御之才對

曰焉知鈞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

承望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

死三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

之薨於車敦既成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亦

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

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文武幹襲封燕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具

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

爽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

其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

王氏門疆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

王脩載誰王子雲

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

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按

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按刀斫者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叙

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

不知法感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爾不相

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

望會稽便自逸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冰其得

失主者疲於謀對義之恥慨遂解疾去郡墓

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

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

陳平平曰可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金

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

後斷國寶王向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向曰此口視

君一似胡廣也曰王陵廷爭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衙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是遺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

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

梟首於東橋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囚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

相圖脩乃止

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

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

